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八回 赤風大王濟貧漢 青鋒寶劍化枯枝

井憲三見了這兩宗，便知大王是火盜之意，卻也真是警心，忙忙答應。那大王卻道：「猶不足為凶狠。」憲三道：「還有何狠比這火盜狠？」大王道：「只恐子孫招敗時，依舊也去向人借。」那大王說罷，一陣風依舊向天井中騰空去了。井憲三與一家驚惶無地，起來吩咐家僕，切莫要向外人講說。哪知道赤風大王又走到一家，這人叫做高大戶，恃著祖父勢豪，專一欺凌鄉村，傲慢長上，心中多詐，眼底無人。有家族為宦的，倒謙厚待眾，每每勸語他做個寬仁善士，說道：「祖父之勢力有限，凌人之過惡不祥，天道好還，一旦勢去，終被人凌。」他哪裡肯聽，答道：「我非逞勢凌人，人自炎涼，你們不見。怕我勢力的，他又會欺凌那不如他的。我嘗讓人一步，那人若好，便我說我大戶謙光；若是不好的，反道我該謙讓，就向我無禮起來。我所以寧凌人，不要人凌我。」大戶只這個心腸，早動了赤風大王不平之氣。這晚大戶正動怒鞭打家僕，大王卻從空下來，走到大戶面前大喝一聲：「住手！」手裡掣出一把青鋒寶劍，向大戶斲來。大戶忙將杖僕木棍擋住，自知木棍抵不住寶劍，乃叫眾僕來幫。那僕正受了鞭杖，怨恨在心，一齊慌張躲去。大戶見僕不聽叫，心裡一面懊悔道：「僕如手足，我傷了他，他豈肯幫我！」一面怕大王的寶劍厲害，只得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爺爺呀，小子自知平生凌人，今日莫不是仇家請來報冤的俠客，不然就是要寶的豪傑。若是要寶，待小子搜刮些金珠器皿，我家非經商富厚，無從有藏蓄的財帛。若是替仇家報怨的俠客來行刺，望發慈悲，饒了小子，應該賠哪家小心，下哪個卑禮，小子改過後再不敢。」大王笑道：「我非要寶的強劫，亦非報怨的刺客，乃是抱不平的劍仙，名叫赤風大王，久歷你這村鄉，深知你欺人凌物，我想世間一個人，原與你同天地氣化生來，五體誰與你少一件？你有眼耳鼻舌，別人也有，你有心意，別人也有。你不過多他人些祖父的豪勢，就是這豪勢，只榮得你，與人何干？你為甚自驕自逞，凌藐他人？有一等炎涼小家子，貪你些財勢，圖你些肥甘，寧受呼喝。卻有一等自愛的，不逐腥羶，你便藐他，徒作他一笑。還有一等受你欺凌，無力報復，飲恨在心，就如你這僕婢，寧無怨恨！我今本欲仗劍來滅你，但念你還有良心，可戒而改，姑且饒恕，速行改過。」大戶道：「大王戒諭甚是，小子傲慢凌人。只是我為家主鞭打家奴，乃是家法，古語說得好：『鞭笞不可廢於家。』難道這也叫做欺凌？」大王聽了，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因不明這家法，我大王有幾句話語，你聽了。」說道：

家奴都是人家子，不過借他力為使。
縱有一朝過失奴，也須寬令他知恥。
飲食切莫兩般看，貴賤口腹無彼此。
若是異視再加鞭，遇難誰人肯聽你。

大王說了道：「此是戒汝寬恩奴僕，若是不寬恩，更有一樣居官的，法令太嚴，也使小民致怨。好個你家族，每每勸你謙和，你便是享謙和之福的。」大戶答道：「便是居上的鞭笞奴輩，他若不聽使令，我鞭笞不輕，不怕他不聽。」大王道：「為主鞭笞太重，每每輕則逃亡，重則殞命，這等傷仁傷義，為此我大王暗神其劍。」說罷，掣劍左旋右舞，口裡依前火發噴出，只在大戶屋內，若有焚燒之勢，嚇得大戶只是磕頭道：「謹依大王戒諭。」

大王方把劍收了，往天井飛空而去，卻又到一個僻靜荒涼之處，大王抬頭定睛一看，只見一間破屋，明月照在窗中，一個貧漢立在那裡，自嗟自歎。大王見了道：「此人必是為貧嗟歎。我如今仗劍威風下去，貧漢已自無聊，卻不嚇壞了他？」抖身一變，變了個過路的常人，衣衫也不甚整，走近門前，叫聲：「屋內有人麼？」貧漢聽得，忙出開門，見了問道：「漢子哪裡來？夜靜更深，到此荒僻地過，卻又敲我門，何故？」大王道：「我家住前十里村，因往後十里鎮，尋人借貸些糧食，未遇借主歸遲，欲借一宿，來早前行。」貧漢道：「正是荒路多虎狼，不宜夜行。便在小屋一宿無妨，但不知漢子名姓何稱？」大王道：「我名姓喚做赤風，不知屋主名姓何喚？」貧漢答道：「小子名姓叫做赤手，看將來，小子卻是老兄一姓同宗。你向鎮借糧，必是貧乏，與我小子無策資生，總又一般。」大王道：「我尚有借貸之處，雖貧猶可。老兄資生無策，也該設法一個資生。」赤手答道：「小子計策也設了千千萬萬，資生的買賣，也做了萬萬千千，只是不濟，想是命運所招，還在才能短少。」大王道：「足下既做買賣，必是資生營業，縱然不濟，日計料也度得。能計千千萬萬，豈無才能養生日計？何須推諉命運！想命運在天，天道不虧人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草也頂個露珠兒。』豈有一個人自不掙銜，推諉命運？若是一等人，想大富，便是癡心。又一等人，買賣利少，用度不節，件件經營，自是不濟，這豈是命運？」大王說罷，赤手只是嗟歎呻吟。大王便知他心情，乃故意說道：「老兄，我小子說便如此，只是也想人生都是命運，真不由人，命該顯達，便肯上進，運當富足，便計策順。我小於也是貧無所措，向遠鎮借貸，不遇主人空回，豈不是命！如今實不瞞說，正在資生無策，不知老兄既設法千萬，如今可再有個好法？若不吝教，也是奇逢。」赤手道：「買賣經營，件件無本，怎能得利？」赤風答道：「正是無本，小子也想沒用。」赤手道：「小子欲結幾個同心，劫個大戶人家，只當借他些資本。」赤風道：「這事做不得，一則王法森嚴，二則天理人心都壞，莫要想它。」赤手道：「做個掏摸行偷，也是個策。」赤風道：「也做不得，官法如爐，名節都喪，莫要想它。」赤手道：「如此再無頭路，除非設詭行詐，將無作有。」赤風道：「越做不得，幽有鬼神，鑿戒可畏。」赤手道：「請教老兄，何事可做？」赤風道：「順天理，當人心，看你才能力量，做些本份營生，自然過得日子。」赤手道：「貧乏卻難過，奈何？」赤風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』老兄只一味苦守清貧，自然過得。」赤手道：「我小子也罷了，只是有個八十歲老母，何如忍她受饑餓。」赤手只這一句，便動了赤風的哀憐之意，想道：「我兩走富貴之家，算利的算利，驕人的驕人，卻未聽他說父母。這一個貧漢倒有如此良心。我既與人抱不平，當助此貧漢，使他有些利益。」乃又想道：「他既無資本，我又無金帛，怎生助他？也罷，不免說出赤風大王下降，與他受些祭祀豬羊罷。」

大王乃把臉一摸，從屋騰空，現出本像來，叫聲：「貧漢，你莫愁貧，只要孝心事母，我於冥冥自然助你。我非別人，實與你說出來歷，我乃遠村山林白額一虎，我同胞二虎一豹。只因我那虎兄豹弟聽聞了釋道經文，改了傷人惡性，轉劫了人身，我因此也要皈依人道。山神說我未積有善根，必待善根圓滿，方能轉輪人道，我故此到這村鄉幾家顯現，自稱赤風大王，戒諭大家小戶，叫他種些善果。你可稱此傳說，自有人來敬奉，一則保佑人家，一則助你養母。」乃丟下一根樹枝來說：「此物你看樹枝，卻是一口寶劍，便是我助你神力。你可供奉，自有大戶信你。我亦不遠去，只在近山中，有呼即應。」說罷不見。貧漢自驚自疑，將樹枝拾在幾上，次日來看，果是一口寶劍。因此傳說，大戶井憲三信實，作興起來，果然人家求利益的殺豬宰羊，貧漢陡然從容過活，母得所養。這貧漢卻不該詐說顯靈，如不奉豬羊，便要傷人家小男婦女。因此村中向日受了僧道法術，驅除蛟患，便到海潮庵，延請高僧驅邪除怪。

這一日，正是赤手傳說赤風大王神劍，要豬羊祭祀，卻好海潮庵長老被村眾扛抬過來，隨後跟著一僧一道，也來幫助除妖。只見長老到了貧漢屋門，見他屋內供著一根枯樹枝，問是何物，貧漢道：「是赤風大王青鋒神劍。」長老問：「供此青鋒劍何用？」貧漢道：「與村鄉人家祈求利益。」長老道：「分明一枝枯樹，如何是劍？」只見來祭村眾都說是劍。長老道：「即此是怪。」乃舉起數珠，那青鋒劍即復了原相，果是枯樹枝。眾村人一齊嚷將起來，乃驚動了赤風大王，正在山間靜坐，被貧漢一呼，他卻乘風即到。見了長老與僧人道士，眼不認得，乃吹一口氣在枯枝上，那枝依舊是劍，飛起照長老斲來，長老忙舉戒尺抵住。大王見勢，知道「雙拳不敵四手」，那僧道在旁，也像要幫的，乃現出形來，喝道：「哪裡和尚、道士上門欺人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消問我。天下和尚，總是僧人。兩教一家，便是道士。且問你這妖怪是何處來的，在這鄉村生災作害？」大王笑道：「若說我來歷，也不是無名少姓的。」乃道：

家住深山林谷內，父娘威風誰敵對？

生我弟兄三個身，中有金錢更文采。
終朝一嘯猛風生，驚林震岳百獸退。
藜藿不採樵子閒，崗巒阻道行人畏。
弟兄只為悟輪回，欲積善因超畜類。
一個聞道入仙門，一個參禪居你輩。
我心也要轉人身，積善遵奉山神誨。
只因村心鐵鉤灣，正道無聞招邪魅。
本來戒諭積陰功，助此貧人孝母費。
誰知他存不足心，假我名兒自作罪。
師父若是發慈悲，借那數珠拜佛會。

長老聽了，乃向僧人、道士說：「原來是你前劫弟兄，可喜你三位發了善心，積下陰功，又激勵他善想。你們虎豹最惡，傷害物類，一旦悔心，入了正果。可歎世人空具五體，配合三才，反使心狼虎。虎豹修善，投轉人道；人若修善，萬無轉入虎道之理。」僧人、道士合掌作禮，乃向赤風大王說道：「經了一劫，汝兄不識弟矣。」大王聽了，即棄劍近前作禮，仍向長老求度。」長老道：「吾奉高僧蕩妖，汝既皈正，當靜入山林，積功行滿，向高僧求度。」赤風領謝，飛空而去。因此貧漢少克裕了些家計，眾村人怪他假借大王名色要求祭祀，毀他牆屋。長老與僧道忙止道：「劍真不虛，神亦非怪，原是警戒眾善。只是有神無神，各自警戒便了。」眾人感激長老遠來，明白了赤風大王來歷，各家邀請吃齋的吃齋，送佈施的送佈施。長老辭謝佈施說：「小僧奉師命來驅邪，齋可受領，佈施不敢當。」村眾有知事的說，送到庵中，作為常住，方是以禮延請。長老方才要回庵而去，只見赤手漢子走近前來，一手扯住長老說道：「赤風大王因憐我家貧，無以養母，顯此神靈，是何人說他妖怪，請長老到此驅他？他若真是妖怪，便不該與你僧道認弟兄，既認是弟兄，便該留在此受祭祀，為何把他三言兩語說了去？他去了，卻教我失了養母之計。你出家人，那個不是借佛祖穿衣吃飯的，為何不行方便，破人衣食？」長老正怪他假借名色要人祭祀，卻聽他一句養母之言，便說道：「善人，你莫要動怒，怪我小僧。那赤風大王雖憐你貧，卻不喜你詐，你命裡該受他利益，只因你這一詐，便教你失了利益。且世間萬事得失都有個前定之數，你不須怨我小僧。」赤手聽了，越怒起來道：「分明是你破了我營生，乃說甚麼前定，我便問你要個前定之數。」長老被赤手扯住不放。只見道士勸道：「善人不必動怒，我小道還你個前定數便是。」赤手道：「快還來，方才放手。」道士乃向僧人道：「庵中高僧，曾聞他有前因文卷，何不求師指明他前定。」僧人聽了，乃向赤手說：「你且放手，我們兩個同善人到庵去，查宗前定文卷，與善人明白。」赤手道：「既是有處查明前定，我小子正在此貧乏怨命，若知得前定，便心安守份，也不去設詐，妄求利益了。」

當下赤手安慰了老母，同著長老三人，來投海潮庵。村眾仍具扛抬行轎，佈施禮物，長老一概辭謝，單單只是四人而行。時天色黃昏，長老道：「尋個人家借宿一宵，明早再行。」赤手漢子只是心急，要查前定之數，乃說道：「路途平坦，且有明月，出家人行走，夜晚何礙，何必又擾人家。」僧人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只是長老說：「走得辛苦力倦，便在那林間少憩一時再行也可。」道士笑道：「長老師父，你來時扛轎，把個身體養嬌了，你莫怪小道說。」長老答道：「師兄有甚見教，但聽你說。」卻是何話，下回自曉。